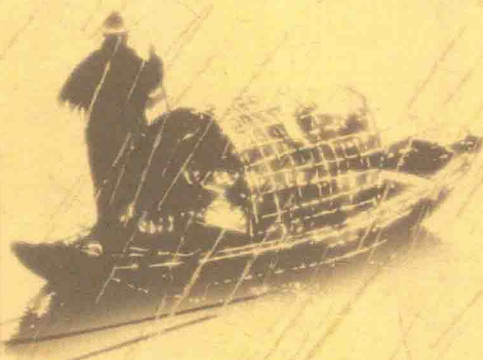


一蓑烟雨

王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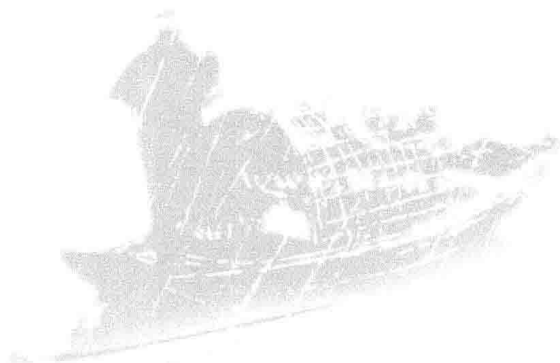
一葉烟雨

...



一蓑烟雨

王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蓑烟雨 / 王荪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639-1

I. ①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3389 号

— 蓑烟雨

王荪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封面设计	李 玉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承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39-1
定 价	56.00 元

赣版权登字:05-2018-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无论是诗，还是事；无论是相聚，还是难逢，那个过程，都是镌刻在心底的永恒。

无论是情，还是性；无论是今世，还是来生，这个最爱，都是伴随着灵魂的始终。

——题记

序

有着三十年新闻从业经历的自己“编造”一部“长篇”本该“不难”，但我从起笔到完稿却耗时四载。于《十月》长篇增刊发表删节本（版面原因）后，又搁置数年。好在深知自己不是快手更不是大家，于是也就没了惶惑和羞惭。总之，是把“东西慢火炖了”拿给人们“品尝”。不管这“厨师”傻与痴，一旦能有“食客”品头论足地评判，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当所有的“票证”都成为历史，当几乎所有的物质需求的一部分精神需求，都可以用“钞票”来实现之后，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和追逐自然就显现了强势！但“君子爱财”自当“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在法律和制度的监督下公平、公正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中，“商品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毋庸赘言，一旦缺失了公平就难谈“等价”，迷失了“等价”自然就难有公正了！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在法制框架的制约下遵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伟大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写这部书，其意愿就是要以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起步”时期为横断面，刻意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人们所涌现出来的欣喜、追求、惶惑和嬗变，于故事的演义中揭示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关系、情感关系、生活关系的多层面的起伏和微妙变化，突出地表现一些对物质的“拥有欲”和“炫耀欲”恶性膨胀的人，使用

着并非公平，更无公正的手段对社会进步的掣肘和犯罪。最终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风吹来的满眼春，必将使我们祖国“江山叠翠，舞引东风”。

由于视野和水平所限，小说未必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初衷，在此恳请读者和评判者不吝赐教。

撰此小文为“序”，亦是作者心声。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于 2017' followed by a stylized character.

于 2017 年夏

目 录

001	楔 子	170	第七章
002	第一章	192	第八章
027	第二章	211	第九章
049	第三章	237	第十章
075	第四章	269	第十一章
106	第五章	293	第十二章
144	第六章		

楔子

起风了，是南风。那风是猛了一些，然而，她却是春的信使，暖暖的，润润的，一扫冬日的寒冷和干燥。

鹰在搏击长空，鸽在乘风飞翔……饱含了琼浆的枝藤在随风摇曳，仿佛只有在这样的动作中，方可荡出褐绿的蔓条和葱翠的嫩芽。

地上的果皮惬意地滚动着，虽然它们不知将滚向何方，但也在舒适地体验着动态的快感。

灰尘和纸屑欢腾着，在风的鼓舞下尽情地享受着飞翔的快乐。也许，正因为它们自知腾空的时光不会久长，因而也更加肆无忌惮地攀高、旋转，极尽所能地展示着升腾之后所能享有的“威风”和“满足”……

第一章

—

这年的春节来得晚，农历“龙抬头”的那天已经到了春分的节气。暖暖的南风撒着欢儿地涌进了滨城，收拾着残冬最后的痕迹。不怕冷的姑娘们那性感的腿上，葱皮儿样地裹着黑色健美裤，徜徉在大街小巷，仿佛在为尚未回归的锦簇花团，摇曳地做着预期的彰显。

走出中心妇产科医院大门，任丽云在晴天暖日的抚慰中感到一阵轻松，一种再沐春风的快感荡漾在全身。望着那草坪上似隐似见的融融嫩色，她这位几乎每日以迎接新生命为主题的妇产科主任，越发体味到生命的震撼。她赞赏般地看熙来攘往的女人的装束，不自觉地心里把自己同她们做着比较。虽已年近四十，可她那白皙的面颊在一双古典的、黑白分明的杏眼的反衬下，越发显得粉嫩细腻。肩与臀的比例反差，胸与腹的凸凹过渡，使她那修长的身姿，在行进中无意间流溢着女人的丰韵。若微微一笑，与她凝重眼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红艳动人的唇的两侧，呈现的一双醉人的笑靥。一件中腰的奶白色风衣，得体地束着她优雅的体态……习惯了人们热切注视的她，脸上保持最多的是和蔼高贵、庄重深沉的神色，只是在那眉宇之间，无奈地点缀着一条细细的、忧郁的浅痕……

上星期，晚报广告部孙萍萍电话里说，她丈夫小郝在美国读博的学业结束，就要回来，她带着双胞胎当“留守女士”的生活即将成为历史。当时，丽云拿着话

筒的手不觉地颤抖了，心中竟然掠过了一丝妒意。当年，是丽云接生了孙萍萍的龙凤胎，是丽云在为自己丈夫皇甫江办理去美国手续的同时，帮小郝联系的到美国读书。想着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惬意，眼下已经举世无亲的丽云，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独寂寞。

小郝和皇甫江同在洛杉矶，这次皇甫江让小郝给丽云带回国内买不到的毕扬香水，和上市没几年的澈·芳妮香水。熟知她一向闭门谢客的孙萍萍和小郝要请她吃饭，顺便把香水给她，被丽云婉拒了。丽云不想在真诚祝福别人的时候，无情地伤害自己。东西她自己到报社去取。

医院离晚报大楼步行用不了十分钟。有些疲劳的丽云慢慢地走着，思绪像个断线的风筝，飘来荡去。

本来丽云和皇甫江都认定了婚姻的早已死亡，只是怕皇甫江出国被拒签，而无奈地保留了法律手续。但出国后不久皇甫江就“反悔”了。几年来是电话不断。这次又反复唠叨说，虽然知道丽云国外的同学随时可以给丽云邮寄需要的东西，但还是请她在小郝面前给他留个面子，他连进口关税都给了小郝，香水一定要收下。又说本来要给她寻找那种“皇家尊严1号”，但一则经济上不到位，二则那的确是个稀有之物。还道，这是他心意，等等。丽云告诉他，好意心领啦，但香水即使是黏合剂，也弥合不了他们的关系。

多年来，无论是在北京医科大学，感受着红墙黄瓦那厚重的华夏文化意蕴，还是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聆听着哈克尼斯塔悠扬的钟声，不管是醒时还是梦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是她当年初始的恋人田野的音容笑貌，是那个同她仅有一次“关系”，就使她做了母亲的高个子青年。他在梦中与她缠绵，同她共枕，一起吟诗，一起欢唱……

二十一年过去了，音信皆无的他俩，此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的机缘？

孙萍萍去财会交支票了，广告部的小伙子给任丽云倒了杯水，请她坐在里间等着。

一个熟悉的身影梦幻一样地恍恍惚惚走了进来。还是那一米八二的身板儿，只不过那有棱有角的方脸，在时光和阅历的镌刻下越发显得刚毅成熟……丽云的心陡然间狂跳了，又是梦吗？丽云听出他是参加宣传部媒体联席会的日报记者，是来拿孙萍萍捡到的汽车钥匙的。

“丽云？真的是任丽云？”对方忽地停住脚步，眼睛放光，高大的身躯摇摆了

一下，怔怔地看着她。丽云默默地点点头，那瞬间，她的感觉只是慌乱和几近晕厥……这个人，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田野！

回来的孙萍萍边埋怨着田野粗心丢钥匙，边向丽云说着皇甫江的情况，把香水给了她。孙萍萍见田野同她是老朋友，非要逼着田野请客。还没从突兀的重逢中清醒过来的田野，乐不可支地开车到了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雅时林”西餐厅。刚点了菜，孙萍萍就被广告客户的传呼叫走了，两个失去音信多年的曾经的恋人，就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坐到了一起。

简单交流了几句各自的现状，田野举着红酒说：“二十一年前，我们在这里……”

丽云掩饰着内心的激动，故作镇静：“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呀。”

田野看着丽云礼节性的表情，迟疑地说出半句话：“一直不明白，你继母为什么要把我们说成……”丽云读懂了田野的眼神，但所答非所问地说：“其实她挺可怜，一辈子的收获，只是嫁给一个并不爱她的高级干部。”

田野感觉出她的回避，主动转移了话题：“先生在美国定居啦？孩子大了吧？”

丽云笑笑：“我们，没有孩子。”

田野大大咧咧地说：“嗯，好，丁克家庭。”

见他没懂，丽云又说：“事实上我们已经离婚了。”

“啊，是这样。”田野理解地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丽云说：“你该有孩子吧？孩子妈是那个解放军周彩琳吧？”

“什么？周彩琳？怎么可能呢？我只是把她当妹妹呀。”田野真诚地说。

丽云眼睛盯着眼前的初恋情人：“还不敢承认呀？起码当年你们曾经恋爱吧？”

“我天啊，可别乱点鸳鸯哇。当年你我相爱，”田野有些激动，“如果你承认是相爱的话，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她呀。”

丽云不解地怔了怔：“那么，难道……那彩琳妈念的信是……”丽云的脸先是红了，进而平静地说，“彩琳妈，她给我念了你写给彩琳的求爱信。”

瞬间明白了的田野，微合双目痛苦地摇了摇头：“咳，彩琳妈有精神病啊。怪我当年没告诉你。她自己写的那封信，不知给多少同事街坊念过！”

田野的话虽然解开了丽云困惑了二十多年的“谜团”，可丽云的心里越发奇怪：“可你为什么不再找我呢？那会儿我们是刚刚……你真相信我会伤害你？”

“你从油田调到哪儿谁都不知道。我……我一直等着你……”田野口气不乏责备。

“油田总医院的护士长告诉我，你们整个小队都去支援南疆了……”

“我们只去了三个月……”田野有些激动地说。

“护士长说你们是整建制调动。不知怎么，以后她对我很冷淡。”丽云不解地说。

田野看着丽云想了想说：“我们从南疆油田回来的时候，她当了油田总医院政工科长。那会儿的政治气候，她肯定是怕我们的事影响她的政治前途。”

丽云凝神许久才回过神来：“刚见面，不说这个了。”

田野呆痴般笑笑，无所谓地说：“是啊，都成了过去啦。”

省市两级领导晚上要视察就快落成的广播电视塔，田野要采访。田野依依不舍地开车把丽云送到丽云家楼门口：“什么时候再见？”

“过几天我要换到病房了。有时间再联系吧。”恢复常态的丽云轻声地说。田野死盯着丽云泰然的表情，不容置疑地说：“肯定，你再也不会从我视线里消失了。”

丽云“砰”的一声关好车门回身笑了笑。显然，她笑得有些勉强。

二

上了二环路，田野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今天可是太巧了，巧得令他自己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一个自己梦魂萦绕了多年的女子，一个曾经被自己无奈中“丢了”的恋人，一个自己当年的“女神”，竟因为自己开会丢了汽车钥匙，“一不留神”给“找了回来”。

一九七五年夏天的凌晨四点，急促的电话铃声震醒了油田井队队部值班的田野。

“大火，八排三十一井天然气着火了！”

井场上，井口喷出的天然气裹挟着轻质原油，在空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采油树在气流的冲击下，像一株狂风中将被连根拔起的大树般不停地晃动着。井队代理副指导员田野和副队长单程，带着身穿防火石棉服的八名敢死队员，扛着高压管线冲进了火海……

气断了，火灭了。当水泥车的高压泵轰隆着压井的时候，他们裹着满是原油的工作服，疲惫地从采油树下撤了出来。

一双白衣天使的眼睛，紧随着被天然气熏得走路不稳的田野。“天使”跑着迎上去，刚好到他身边的时候，田野一个趔趄倒在了“天使”的臂弯儿里……

油田总医院的病床上，在一片“小田醒过来了”“英雄醒过来了”的欢呼中，田野吃力地睁开双眼……那天，不知领导和同志们说了多少表扬的话，可他只记得那个“天使”销魂的凝视。

不久，一对青年首次萌发的情愫，冲破了当年油田“年轻人不许谈恋爱”的“禁令”，他们悄然相爱了。清晨的海边，夕阳的井场，甚至那高高的井架上，都留下了他俩依偎的身影……

爱，像一坛迅即发酵的美酒，流溢着甘甜醇美的奇香……他们醉了！

田野此生都忘不了中秋前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起回城。那天，田野听说井队有可能被抽调到南疆油田帮助工作，于是越发珍惜回城约会的机会。他很想见见丽云的父亲，那个令他崇拜的、抗战时打过日本人的军转干部——不管他把自己看成是丽云的同事还是男朋友。

油田到滨城乘长途汽车不到两小时的路程。进城后第二天，田野约丽云一起“浪费一次”，吃“罐焖牛肉”。转天中午，他们到了“文革”后期最早恢复的老字号雅时林西餐厅。点了菜要了二两茅台，俩人饮着酒比着背唐诗宋词，话题从杜康造酒刘伶醉，李白斗酒诗百篇闲扯起来，接着谈起了文学名著。田野遗憾地说，家里的书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没了。面色潮红的丽云，按捺不住地告诉田野：“想看吗？我家有。”田野试探地问：“嘿，能不能去拿两本？”又嬉皮笑脸地玩笑道，“我还真想见见未来的岳父呢！”

那天，田野跟着丽云，走到离丽云家不远的一条幽静的街上。那条街住的多是这个城市的“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田野没到油田前常跟这儿的同学玩。可那些同学那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文革”初期，逼死田野妈妈的红卫兵江东也是“高干”出身，使田野在心里对高干子女很是反感。走着想着，丽云却站在一所三层英式小楼前，掏出军挎包里的钥匙开了铁门。田野心中瞬间有了不满：“这是你家么？”他见丽云点头就又说，“你是？你……凭什么愚弄我？”

相识后，知道田野反感“高干子女”的丽云，小心翼翼地牵着田野的手进了

门。她边上楼，边怯生生地说：“原谅我没告诉你。因为，因为我怕，怕失去你！”

“你瞒着我就不怕失去吗？”脸色泛青的田野愤愤地问。

丽云不安地说：“我爸，我爸确实是高级干部。是个被‘打倒’，又‘站起来’的行政十一级。眼下是市生产指挥部^①的指挥。这个，就连咱油田总医院的人也不知道。”

田野知道这个“指挥”比油田最高领导级别还高。强烈的反感和自尊心使他更加愤慨：“你，不诚实！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

再不出声的丽云把田野领到客厅，擦去脸上的汗水，喃喃地叙述了自己出生不久，右派的母亲便被劳改；一岁多父亲再娶，母亲自杀；十岁那年，唯一的哥哥死在新疆，自己在不正常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身世。末了，她语气凄凉地说：“其实，除了眼里只有工作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昨天我回来，那个女人竟说我在油田变得像个野孩子，竟然要赶我走……”她看着并不言语的田野沉吟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遭遇。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你所讨厌的那种‘高干子女’！更没有打砸抢的经历。但我不要你可怜。我拒绝怜悯！你现在就可以做出分手的决定。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丽云的话听得田野惭愧不已。虽然自己父母双亡，可母亲自杀那年自己毕竟十二岁了呀！再说，自己讨厌“高干子女”是因为妈妈的惨死和一些“高干子女”的傲慢，可无论是自己井队来的北京知青，还是丽云，从来没傲慢过呀！

十八岁的丽云用清澈的双眸探索着出神儿的田野：“我们，我们还能像以往那样相爱么？”

二十一岁的田野不禁泪水涟涟：“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深情的拥抱成了俩人肯定的注解。

丽云家的住房是英式小楼。大小两间会客厅，楼上楼下五间卧室、两间书房，以及有冷热水和白搪瓷浴缸的两个卫生间。在二楼书房里，一面墙的书架上放着满满的各类书籍。

“拿吧。多数是我妈当年留下的，我爸根本没时间看。”平静下来的丽云看着田野贪婪的眼睛，“啊，我给你看这几本。”那是后面标明“内部发行”的小说，是《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

^①生产指挥部：是“文革”期间在省、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统领省、市生产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委员会”。

“这可是禁书呀。”翻着书的田野惊叹着。田野井队和周边采油队有好几位来自黑龙江兵团的北京老三届的初中甚至高中生，他们从家里偷偷带来了许多中外名著和在知青中广泛传播的诗词和歌曲，但少有“内部发行”的。

“这本挺深刻。”丽云拿着《你到底要什么》，田野一把抓过来看了看作者：“哦，柯契托夫的。我家原来有他的《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

丽云神秘兮兮地抿着嘴笑着，从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了《红楼梦》。田野见了小心翼翼地问：“能看吗？同事偷着带来过一本《脂砚斋全评石头记》，没看完人家就拿走了。”看丽云没答话，就又理直气壮地说，“这可是伟大领袖提倡看的书啊。”

丽云炫耀般地晃着手里的书，拿腔拿调地笑着说：“这个，这个这个，‘封资修’的东西呀，你一个小青年还是容易中毒的嘛。”

“铲毒草作肥料嘛。不看怎么能批判封建社会呢？”田野煞有介事地“理论”着。“你呀，肯定是把宝黛的故事当座右铭去看。那么，本革命左派也顾不得管你了，我得去‘一号’。”丽云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去了卫生间。

田野拿着书下到楼下客厅，刚翻了几页，房门开了。来人是位剪着短发穿着“布拉吉”裙装^①的女人。

“你是谁？”女人用尖锐的嗓音厉声问。

惊呆了的田野很快意识到是丽云的继母：“阿姨……”“谁是阿姨。你是谁？不说我打电话报派出所啦。”随着女人好看的面孔呈现的狰狞，她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阿姨，我是丽云的同事田野。丽云就在楼上。”田野知道事情很严重。“阿姨”根本不听田野的话，抄起电话就要打。

“如果你还想要我留下一丝对你的尊重的话，就把电话放下。”闻声下来的丽云声音很轻。女人放下电话但并不示弱：“别以为有你爸护着就胆大妄为。就你们今天这个样子，你爸知道了非气疯了不可。”丽云声调低沉坚定：“这是我的家。我带谁来你无权干涉。包括我爸。”女人语调趋缓但口气坚决：“那好，不听话好，那你就离开这个家。”

丽云蔑视地扫了她一眼，不慌不忙地拿起军挎包说：“本来你没这个权力，可

^①“布拉吉”裙装：一种改良的俄罗斯式样的裙装。“文革”后期曾在中青年女干部中被推广穿着。

我早就想离开了。你告诉我爸，有你这个从心态到行为奇丑无比的巫婆在，我也不回这个家了。”说罢，拉着田野就走。

“真闹翻了……”出了大门，田野望着丽云因饮酒和怒气泛红的脸，“那，那到我家吧。”说的时候田野不由得心跳加速。他等着丽云回答。

见丽云默默点头，田野抓起她的手就走，却被丽云执拗地甩开了。

田野路过电影院，买了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和《宁死不屈》的连场票，情绪不好的丽云说：“我不想看。”田野笑咪咪地告诉她：“咱俩谁也不看。”

路上，田野告诉丽云，自己爸妈没了，只有读小学的妹妹田恬。楼下的邻居来往少，楼上对门住的彩琳妈相当于自己的干妈。彩琳参军在外，弟弟海林读小学。

田野家也是在一栋英式老楼里，但楼房早就成了老百姓的“大杂院”。二楼的一间有卫生间的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是田野的家。到了家，在田野的安排下，因精神病在家“吃劳保”的彩琳妈和楼下大妈喜滋滋地去了电影院，二楼就成了他们的“二人世界”。

俩人收拾罢乱哄哄的屋子，听田野叙述了母亲自杀，父亲惨死的家庭“政治情况”后，潸然泪下的丽云冲动地说：“野子，我妈当年就是冤死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我，我只知道你是我的爱人！这就是我的家！”

俩人回忆过去，怀念亲人，情绪激动的丽云拿起田野家放着的一瓶“郎酒”，打开要喝。田野拿来两个饭碗，抢过酒瓶“咚咚咚”地倒了酒郑重地说：“云，你知道，当年的经历使我讨厌‘高干子女’。可眼下抛开感情不说，共同的遭遇已经把我们牢牢拴在一起了。你不光可以离开那个家，更可以不要那个家，忘记那个家！将来，我们除了孝敬你父亲，是不需要那个家的！我发誓，我们相爱到永远。我会保证你一生的幸福！”

浑身是汗的丽云端起酒碗，碰了田野的酒碗大口喝着，屈辱痛苦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野子，别以为我失态、无理、绝情。是那个巫婆赶走了我哥，又把我赶到了油田。我哥不走就不会死……”她抹着脸上的汗和泪，“以后，这就是我家啦！接受我吗？爱我么？”

“当然，云，这就是你的家，爱你，永远。不管我们以后会遇到什么，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微醉的田野借着酒的释放，拥着醉态的丽云深情地悄声吟诵：

“喧响的波浪，深沉的海洋，引我热烈地追求，使我殷切地向往。”